

纳日碧力戈 龙宇晓 主编



C H I N E S E J O U R N A L O F

MOUNTAIN
ETHNOLOGY

中国山地民族 研究集刊

2015 年卷 第 2 期 总第 4 期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复旦大学民族研究中心
山东大学民俗学研究所 协办
四川大学文学人类学研究所

贵州师范学院中国山地民族研究中心 主办
贵州民族学与人类学高等研究院

中国山地民族 研究集刊

CHINESE JOURNAL
OF MOUNTAIN ETHNOLOGY

2015 年卷 第 2 期 总第 4 期

纳日碧力戈 龙宇晓 主编
李生柱 本期执行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国山地民族研究集刊》编委会

主任：

朝戈金 中国社会科学院

委员（以姓名首字拼音为序）：

包智明 中央民族大学

范可 南京大学

何明 云南大学

李松 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

龙宇晓 贵州师范学院

麻国庆 中央民族大学

那顺巴依尔 内蒙古大学

纳日碧力戈 复旦大学/贵州师范学院

潘天舒 复旦大学

彭文斌 重庆大学

彭兆荣 厦门大学

石林 南开大学

田阡 西南大学

徐新建 四川大学

徐黎丽 兰州大学

杨正文 西南民族大学

樱井龙彦 日本名古屋大学

张士闪 山东大学

周大鸣 中山大学

周永明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

《中国山地民族研究集刊》编辑部

主 编：纳日碧力戈 龙宇晓

策划与统筹：龙宇晓

编辑部主任：李生柱

编 辑（以姓名首字拼音为序）：

阿拉德尔吐 陈志永 丁 玫 胡展耀

李生柱 刘海霞 石 林 宋汉瑞

特日乐 杨定玉 赵彦民

卷首语

山地世界的差序格局与文化亲昵

纳日碧力戈 龙宇晓

山地民族的万象生态是人与周围环境长期互动形成的动态关系体系，多种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互动、互构、互融，复杂多变的地理空间、差异纷繁的社会人群和多元共生的民族文化，共同构成万象共生的宏大景观。山地文化生态与自然生态一样，具有碎片化、多面相和神秘性的特征。这些山地文化生态特征可以帮助我们探讨多样化的认知图式、丰富的分类体系和流动的族群关系，观察和分析当地人灵活多变的生活态度和临场策略。我们在研究人类生活世界的时候，会直面无处不在的多样性或差异性，需要对其深入考察，加以浓描，给予解释。我们认为，单一理论很难应对这样一个充满多样性、流动性和关联性的山地文化生态系统，需要借助杂糅的解释模型，例如“差序格局”与“文化亲昵”交融的中和理论。

1947年，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首次提出“差序格局”概念，时至今日，它已经成为研究和理解中国社会文化的关键术语之一，得到人类学、民族学、政治学、管理学、法学等学科领域的广泛使用。这里的“差”当指人际亲疏关系上的“差”——“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根据我们的理解，“差序”之“序”应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亲疏秩序，“差序格局”是对中国社会结构的立体描述，它既包含以自我为中心横向展开的、富有弹性的人际亲疏关系，也包含纵向的、刚性的等级差别。在“差序格局”中，特定个体在社会关系网络中

的地位与角色被直观形象地展现出来。实际上,某一区域或民族的文化,犹如社会中个体或者那块投入水中的石子一般,亦处于“差序格局”中。当然,需要指出,在差序格局中除了“本我中心”还有“他我中心”,除了“由此及彼”,还有“由彼及此”:横向是多中心的,纵向是可逆的——既可以从个体的自我一圈圈推出去,也可以从共同的祖先一圈圈推进来。这种可逆方向上的推出推进,就促成了万物共生、互构互建的生态关系。

阐释山地民族文化生态体系,首先需要注意地理空间和社会空间上的阶序格局,关注“山上一山下”、“高地—河谷”等位置关系。在斯科特(James C. Scott)所说的“佐米亚”(Zomia)地带,历史、政治、战争等因素造就了不同族群居住空间上的阶序性。那些势力弱小的民族为了抗拒或脱离低地政府的控制,纷纷逃遁到山地之上,成了“高地人”或“高坡人”。他们与山下河谷地带的族群(多为汉族或较为富庶的少数民族)在话语表述中形成了“对立”的关系。山下的人认为山上的人贫穷落后,性子耿烈,不好惹,而山上的人则认为山下的人圆滑、精明、势利等。除此之外,族群之间在地理空间上的“对立”关系往往通过特定场域中的象征性仪式行为表达出来。在云南玉溪市元江县咪哩乡,每逢火把节,居住在山上的哈尼族人会把鬼驱赶到山下去,说:“去下面吃吧,下面的稻米一年熟两季。”而住在山下的傣族人驱鬼的时候又会往山上赶,说:“去上面找吃的,上面有核桃、桃子。”可见,哈尼族与傣族的空间差序在节日中得以凸显。

然而,世代相处的山上人与山下人的这种“对立”关系多存在于想象之中,在现实生活中却并非如此“对立”。正如孔多米纳斯(George Condominas)等人的民族志研究所表明的,这样的“山上一山下”、“高地—河谷”、“高地对低地”(highland vs. lowland)二元对对话语不过是差异生产中的韦伯式理想类型(Weberian ideal type),而在现实生活中,实际的情形可能更类似于利奇(Edmund Leach)在《缅甸高地的政治制度》中所描述的“钟摆”关系,两者中间的界缘是变动的、富于弹性的。譬如,云南红河地区低地的傣族和高地上的哈尼族(阿卡人)之间结成的“牛田亲家”关系就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民族志案例:在夏季,山下的傣族把牛寄

养到山上的哈尼族家里，到了秋天，傣族收割水稻时，山上的哈尼族就会下来同他们一起干活并带回一些粮食。这一案例告诉我们，差序格局并不意味着对立，社会生活中一些心照不宣、不言自明的文化亲昵（cultural intimacy）可以使高山和坝子的族群成立互助的伙伴关系。

“文化亲昵”概念由哈佛大学的人类学家迈克尔·赫茨菲尔德（Michael Herzfeld）提出。他认为：“‘文化亲昵’是某一群体所认识到的某一特定文化身份的诸多方面，这些特质的外在表现让人难堪，却是某群体内部赖以维持其共同的社会性和亲昵性的基础。对权力运作的谙熟使得这些被剥夺了权力的‘底层民众’不但深信自己在藐视权力时表现出来的创造性，而且也深刻领会了权力的‘恐吓’效应。”这一概念的提出对我们重新认知地方性社会的知识生产与表述策略颇具指导意义。它告诉我们，所谓地方社会的“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其实是一种特定的文化身份的建构与认同，其中“当地人”发挥着积极的主观能动性，表现出极大的创造性；“当地人”在与大传统、外部文化的磋商、博弈中不断呈现与展演自我，这一过程暗含着一套知识书写和历史表述的技巧与策略，即维柯所说的“诗性逻辑”（poetic logics）。在云南省大姚县昙华乡等山区，住在山上的彝族人可耕地十分有限，生活比较艰辛，而山下的汉族则地势平坦、土地肥沃。对此，一位老毕摩给出了这样的解释：“汉族人跑得慢，所以住在山下；彝族人跑得快，所以住在山上。”这种略带调侃或自欺性质的寓言式解释（allegorical explanations）着实耐人寻味，它向我们表明，当时间的车轮把历史恩怨碾压殆尽，不同的族群需要在现代国家的架构之下共建和谐关系时，“当事人”就会采用新的话语策略来解释眼前已然定格的差序格局。这样的文化亲昵的生产和再生产，被哈佛人类学家迈克尔·赫茨菲尔德赋予了一个浪漫的名字——“社会诗性”（social poetics）。的确，如同诗人在遣词造句中操纵韵律和音响，利用象似和隐喻取得特殊效果，当代国家机器借助话语策略、意义操控和象似性，利用文化亲昵感建构国民共同体意识。在这篇宏大的“社会诗作”中，被主流社会妖魔化的族群特征和区域差异被赋予新的身份和意义，作为“文化遗产”登堂入室，变成国民表达“乡愁”（nostalgia）的标记。因此，我们的山地民族研究，既

要关注族群之间的差序格局，更要关注文化亲昵性，两者之间其实是可以并行不悖的。

差序格局与文化亲昵的概念对于揭示中国山地民族社会文化的特点至关重要。一方面，正是因为各种差序的存在，不同族群或区域的山地文化才呈现出“多样性”、“碎片化”、“神秘感”的特征；另一方面，差序格局中所隐含的文化亲昵又让各地域、各民族的文化充满了魅力和趣味，为它们提供更大更灵活的互动协商空间。对于任何山地民族的任何文化事象，我们只有把它放置在特定的历史语境和文化情境当中，结合当地人的知识体系与话语逻辑，才能准确地加以解读。正如樱井龙彦在其《日本的山神》一文中所认为的，地域的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以及民俗持有者职业的不同造就了种类繁多、内容庞杂的民俗文化。山有高低不同、种类多样，所以山神的概念与形象也就不是一成不变、千篇一律的了。他通过日本稻作区域流行的“打植祭”活动考察了山神与田神互相转变的信仰现象，指出地方民众对其生存的空间格局有自己的划分和认知，大致分为村落、原野、山丘、深山、高山等有明显差序特征的五类。其中，山丘介于平地与高山之间，是近在咫尺的生活空间。生活在平地的农民的活动范围遍及山丘，而栖居在深山的山民为了开拓土地和寻找食物也会从山上下来，到山丘地带活动。农民与山民的这种生活交集反映在信仰中，便是山神与田神的互相转变。樱井教授的研究关注到区域内山地的差异性，以及由此而造成的文化上的差别，可谓是对山地生境“差序格局”的有力阐释。推而广之，诸如民族、国家、文明、社会等概念在不同的山地民族那里亦有不同的认知和解读，不可一概而论。

从词义学上看，差序格局这个概念的中心词毕竟是格局二字，而格局的实质就是关系的结构。如果只看到和描述多样性与差异，而不去深入探究具有差序的各种因子如何互动、协商从而形成什么样的关系格局，就不可能达成对生活世界的真正认知和理解。差序的本质毕竟要体现在互动过程中。因此，我们的山地民族研究，不仅要在微观层面上关注人、物、观念在社区层面的差序格局中如何流动和组合，也应该关注宏观层面上的“中央与地方”、“中心与边缘”的互动关系。中央政权对边疆山地民族的

治理基于“家天下”与“大一统”的统治观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正是这种汉王朝中心观的真实写照。山地民族与中央政权的互动博弈写就了一部边疆民族的历史。作为过程的差序格局涉及结构（structure）与能动性（agency）、规范（norms）与变通（nuances）、国家层面上的共性与地域或族群个性等框架内容，它们之间的同体互构过程维持了中国这个“庞然大物”的长期永续存在。这说明了一个深刻的道理：民族文化多样性与国家共同体之间完全可以并行不悖地同体互构；正是由于拥有了多样态的礼俗互动及其所形成的结构化（和再结构化）的活力，并且有着多民族边陲与中土社会之间的长期持续互动，才有可能形成中国这样一个疆域上比较辽阔、文化上博大精深、社会结构上相对稳定、时间上长期存续的超级共同体。这样的研究有助于超越费正清（John Fairbanks）“冲击—回应”模式之类的外因决定论，也有助于反思斯科特的“逃遁”模式对解释中国山地社会或边陲社会的局限性以及造成其理论局限的认识论方面的原因。

总之，山地给人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千百年来的族群迁徙、政权更替、观念变迁等诸多原因的综合作用，使山地民族的文化生态系统早已超越了地理的界限和单一族群文化的场域，形成了复杂多样而富有弹性（resilient）的关系。山地民族正是在各种场域和关系的网络中，主动灵活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与能动性，在内外各种力量的互动、博弈中，调适自己的文化，建构民族的身份，不断创新自己的文化生态系统。对于中国山地民族研究来说，基于多样性的差序格局和基于关系网的文化亲昵感，可以彼此交融，互相补充，形成具有较强解释力的中和理论，促进本领域的总体研究水平。

目 录

CONTENTS

卷首语 山地世界的差序格局与文化亲昵 纳日碧力戈 龙宇晓 / I

山地人文研究特别专稿

日本的山神 [日] 樱井龙彦/著 赵彦民/译 / 3

山地文化多样性传承与创新

民族现象的符号学解析(下) 纳日碧力戈 / 27

南方山地民族习惯法中的罚则变迁研究

——以湘黔桂边区的侗族为例 郭 婧 / 53

非遗保护视野下的乡民艺术展演与传承

——以鲁中山区五音戏为例 孔 军 / 69

山地生物多样性资源认知与利用

苗族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理念与实践

——九摆苗寨实地调查报告 杨从明 邢启顺 张爱红 / 83

布依语食用野菜名称初探 罗利曼 黄 勇 / 101

黔东南苗族物质文化中的生态伦理思想 龙正荣 / 113

山地文献遗产与社会记忆

《山经》神灵体系的构成与信仰记忆的博弈 刘 捷 / 147

作为一种制度名物的侗族地名与社会记忆

——多学科视角下的侗语地名研究 石 林 / 171

贵州“瑶传道教”濒危经籍抢救与研究刍论 李生柱 / 192

山地民族开发史

- 木商与明清清水江流域苗侗民族地区教育史（下）…………… 申满秀 / 203
从坝区到山地：土卡河村傣族的生计变迁与文化模式…………… 王晓艳 / 234

山地民族研究动态

百余年来日本对中外苗族的研究谱系

——一个学术文献史的初步

- 梳理与评析…………… 龙宇晓 何源远 张 微 张 烨 / 253
中国学界海外瑶族研究的发展动向…………… 张录文 李生柱 龙宇晓 / 285
“山地研究行动”（MRI）：下一步做些什么
……………〔瑞士〕G. 格林伍德/著 龙杰明/译 蒙昌配/校 / 304
在关键符号中探寻中国各民族间的“重叠共识”
——“中国各民族关键符号研究”首期
工作坊综述…………… 李生柱 杨定玉 / 314
本刊征稿启事…………… 318

山地人文研究特别专稿

日本的山神

〔日〕 樱井龙彦/著 赵彦民/译*

摘 要：在日本的山神信仰中存在山神向田神转变的现象，它的发生基于民众对村落、原野、山丘、深山、高山等空间的划分与认知。在山神从深山降临至平原转而变为田神的过程中，山丘（Satoyama）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山丘介于平地与高山之间，是近在咫尺的生活空间。生活在平地的农民的活动范围遍及山丘，而栖居在深山的山民为了开拓土地和寻找食物也会从山上下来，到山丘地带活动。农民与山民的这种生活交集反映在信仰中，便是山神与田神的互相转变。日本各稻作区域流行的“打植祭”给我们呈现了许多山神与田神融合互动的生动案例。

关键词：日本 山神 田神 打植祭

前 言

在思考日本的山神时，首先有必要界定它的定义，但山神的定义并非一成不变。可以说，这种变化是一般民俗事象所具有的普遍现象，抛却时代差异的因素，单凭地域自然环境及民俗持有者职业的不同，就足以造就

* 樱井龙彦（1952～ ），男，日本名古屋大学大学院国际开发研究科副研究科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人类学、民俗学；赵彦民（1973～ ），男，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副教授，贵族民族学与人类学高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历史社会学、民俗学。

种类繁多、内容庞杂的民俗文化，而不是千篇一律的固定事象。山神信仰也不例外，针对山神的特征、表象及其信仰的实际，我们很难赋予其一个在全日本普遍适用的统一概念。

况且，对“山”本身也不能做统一的定义。从平地农村到山岳地带，学者做了大致的空间划分：村庄（村：Mura）→原野（野良：Nora）→靠近村庄的山丘（里山：Satoyama）→深山（奥山：Okuyama）→高山（岳：Take）。换言之，在平地有作为居住地的村庄，在其周围有作为生产耕种的田地原野，田地的外侧有靠近村庄的山丘。山丘是刀耕火种或常用耕地，作为生产木炭或木材的薪炭林，同时也是收集枝木、落叶或荒草来制作农耕肥料的农用林。山丘是农民日常出入的邻近空间。进入山丘的深处便是树木浓密的深山，这里是从事林业劳作的伐木工、猎人、木匠、铁匠等流动性生产者的活动场所。最里面的险峻山顶附近的山岳是一般人生活以外的空间，不是人们容易进入的区域，只有像“修验道（Shugendo）”等那样有特定的宗教信仰者才把它作为灵山信仰的对象，加以膜拜。

如上所述，如果把山的空间范围分成靠近村庄的山丘→深山→高山三类来看的话，因为生态环境的差异，以及山民职业的不同，所以当地人对山的意识当然也不同。这些差异反映在山神的概念上，决定了多种山神形象的形成。

在深山从事林业、狩猎、木工、矿业的山民直接从山林中获得恩惠，对大山的灵威抱有很强的畏惧感。掌控大山、象征灵威的神灵被认为具有可怕的性格，为了不招引脾气粗暴的山神生气，山民生活中存在诸多禁忌。

在日本一般认为山神是女性，她相貌丑陋、嫉妒心强，讨厌世间的女性进入山中。因此，很多地方都有禁止女人入山的规矩。

在平地从事水田稻作农耕的农民具有“山神与田神的去来信仰”，即到了春天，山神降临至田里，成为田神，护佑稻作成长，到了秋天收获后，再回到山上成为山神，这是神的往来传承。这一信仰集中在日本东部地区，不过在日本其他地区也有类似的现象。上述思维决定了山神也具有田神的属性特征。